

現在要來向大家上客家話中比較有特色的詞。

藉著這些有特色的詞來瞭解客家文化中到底有哪些與別人不一樣的部分。

我想在這個單元中最主要就是拿民間中與別人不同的詞來談。

比方說客家話中很常說的，罵人用的。還沒輪到他說話，他就搶著說，就罵說「豬接杓」，為何稱為「豬接杓」？

這就與我們本身的文化生活有最密切的關係，因為以前人養豬將豬菜葉或餵水汁餵豬時，轉尚未舀進「豬筲」(盛豬食物的容器)裏去，豬就已先來搶這些食物，甚且將舀物用的杓子給咬掉，這就好像豬在接那個杓子，故稱之。

所以，後來罵人「尚未輪到他說話時，就搶著說」，即是「豬接杓」，像這樣的東西，就是客家話裏面的詞，與文化、生活非常密切的。所以，這個單元整個就與大家來談這類，這方面的詞我們可能將之分為動物、植物名詞中較有特色的拿出來說，接下來和大家談身體部分較不一樣的詞。

比如說很多疊字詞：「耳 hio hio 仔」「眼晶晶仔」等，向大家介紹，再來第三部分和大家談「虛詞」的問題，比如「有××麼」「到奈」的「到」等來向大家介紹。以及像「老人家」的「老」、「老虎」的「老」等前面的詞與別人不同處也會做介紹。我想整個就照這樣的程序來進行。

我們第一個來談動、植物中較特殊的名詞。並來看與客家文化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來談，不管客家人或「福佬人」都知道的「七層塔」(華語：九層塔)。福佬語稱之為「九層塔」說它是九層；而我們客語說「七層塔」，很多人奇怪怎麼會差二層。

有人這麼說：因為福佬人在平地多，可能土地較肥沃，所以它長出來的是九層，故稱之。而客家地區所在的土壤較貧瘠，所以，只長出七層，故說「七層塔」。這就是文化與生活有所差異所形成的「九層」與「七層」之別。

再來，說一個人與任何一種人都相處得來，就稱他為「鹹菜型」的人。何以故？因為鹹菜是一種很特殊的東西，它與肉或內臟或其他菜類甚至於是魚類都可以放在一起煮。不管是煮、炒或燉皆可以。人也是，與任何人皆可相處在一起，我們就稱之為「鹹菜型」的人。

因為客家人一直生活在山區，故很多東西就拿來晒乾。「鹹菜」是「芥菜」做成的。芥菜也是與其他很多菜都可以混合在一起。用芥菜做鹹菜，鹹菜有很多種，像「水鹹菜」可以和「魚脯仔」(小魚乾)一起煮，和豬肚、豬腸一起燉也可以。

鹹菜將之晒乾放進甕裡覆而藏之，也就是放進甕裡後倒立而放，並且底部（即甕口）用土覆蓋住，以防止空氣進入，久而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這之後再將之拿出來，即稱為「覆菜」，是「覆」字。

後來人們認為與「福氣」的「福」音相近，故多改寫為「福菜」，取其吉祥之意。不過，若從文化層面來看，則是非常可惜的改變，還是保留其原來「覆菜」的名稱較好，有其製做的過程，保留在名稱上面的意涵。

福佬話說「曝菜」，「曝」是太陽晒的意思。表示「水鹹菜」經過晒乾以後製作而成的。以其製作的過程表示於其名稱上面。客家話也是一樣，因其「覆」而「藏」之，所做成的，故稱其為「覆菜」。所以，改為「福菜」，不如留下本來的「覆菜」得好。像這些植物中常用的詞，就帶有非常高的文化性。

另外，從動物上來說，華語說「穿山甲」，客家話稱為「鱧鯉」。大家可能覺得奇怪，「鱧鯉」明明就是山中的動物，何以用「魚」字邊來取名？我想，這就是客家人一直住在山區之故。因為魚是有「鱗」的。就將有「鱗」的東西算在一起，歸在魚類。「穿山甲」也是有「鱗」（即鱗片）就將之歸類在一起。而各地區的客家人都是相同的稱之為「鱧鯉」喔！

另外還有一種「團魚」，其實就是「鱉」，何以稱之為「團魚」？因為它外型是一團的。這也是因為客家語中的「諧音」。因為要避開「屌」這個音。而「屌」指的是女性的陰部，為了要避開此音不便開口，故以其外型稱為「團魚」，其實「團魚」就是「鱉」。這是比較特殊的稱呼。

客家話裡還有很多與人不一樣，聽起來也很有趣的。以「雞」為例。除了「雞公」（即公雞）「雞母」（即母雞）以外呢，還有「雞谷仔」（即未成年的小公雞）「雞健仔」（即還沒下過蛋的小母雞），廣東那邊有人以「未成母」的造字來寫「健」字。相對的，尚未變成公雞的「公」的雞，就以「未成公」的造字來表示「雞谷仔」。現在民間很多以「谷」字，以「健」字來書寫。所以，若用「華語」則完全無法找到適當的字表示，只能以翻譯表示「未成年的母雞」或「未成年的公雞」。

其實牛、豬也一樣分的很細，有「豬孖仔」（即尚未長成的母豬）「豬條仔」「豬牯仔」等等很多，沒辦法一一介紹。不過，我要講的是，何以會分的這麼細？「華語」並不如此細分。客家話甚至於還分的更細，像闖過的雞，但闖不完全，還會啼叫的雞，客話稱之為「水雄牯」。

何以會分的這麼細密？表示這六畜在家庭中，都受到相當重視，都有飼養。每個

階段不同情況，分別的清清楚楚，而給予不同的名稱。表示客家文化中與羊、牛、豬、狗、雞、鴨等六畜的關係密不可分，鎮日生活在一起。

最後一個動物名詞要特別提出來講的，一樣是關於雞的。我們有注意到雞身上所長的小蟲，稱為「雞蚩」。這如果用華語說，真不知道該怎麼說？勉強只能說「雞身上的小蟲」。「雞蚩」是長在雞身上毛根部，很小很小，要靠的很近，很認真看，才看得到。在鄉下，以前很多人會講這樣的笑話：「明天來給我請啊」問他要講什麼？「沒問題啦，我雞殺（與蚩，客語同音）一隻」結果，第二天真的給他請呢？什麼東西都沒有，只在盤裡放了一粒「雞蚩」，這麼小幾乎都看不到的東西。我想，這個會講客家話的人都聽得懂，因為「雞蚩」的「蚩」與「殺雞」的「殺」客語同音。

還有像「卵殼一盤」。「殼」與「焯」（即煎）同音，也是以為會有一盤煎好的蛋。結果不是。是「蛋殼」，最後，什麼都沒有吃到。

到目前為止，我說的「雞健仔」「雞谷仔」「雞蚩」，或者「鹹菜」「鹹菜型」「九層塔」「七層塔」，這之間的差別，其實可以看得出這整個的名稱會有此特色，是山上生活所造成的。所以說「客家人」是山上生活的人。很多人用「客家話」來推演，像早期閩西那邊稱為「san ha」，那 ha 就是「客」，就是「山客」。所以很多人說：「逢山必有客」「逢客必處山」，意思就是：客家人大都是住在山上。所以前面所提的特殊名詞都是山上生活所造成的。

下面這個單元和大家來談與身體有關的詞，來看客家話有很多都是複音。意思就是說它不是單音，是二個音。這是非常口語的部分。從簡單的開始看，客家話對身體部分的名稱，差不多都是很古早以前就留下來的。所以，這些詞大都是複音，亦即二個字音。

我們從最頂端的頭講起。國語說「頭」，我們說「頭那」，它後面有個「那」音，所以是「複音」，即二個字音。「那」是什麼意思呢？它根本不代表任何意思。對客家話來說，它是名詞後面所帶來的一個音而已，這是早期像畬族、或徭族、夷族他們的語言也是語詞後面或前面會帶一個音，來構成一個詞。所以，客家話也帶有很多這種現象。

接著看「耳」。我們說：「耳公」，當然國語的「耳朵」「朵」也是複音詞沒錯。四縣說：「耳公」，海陸是說：「耳空」，用「空」喔。到底是「公」？還是「空」？其實，仔細想想，它的意思並非要做「公」「母」之分，也不是「空」的意思，它就是語詞背後再帶出來的「詞彙尾音」。

接下來說「臉頰」，我們客話說：「嘴角」，似不難理解它是嘴巴邊的角落，但它還是複音。

接著說：「脖子」，我們客話說：「頸根」。這也是複音詞。「根」字也很難考證。到底是樹根的「根」呢？還是「一 gúang」「二 gúang」的「gúang」字。現在很多人認為是「樹根」的「根」，因頸部所生的位置而名之。

再來「手」。有「手 siong」，「siong」字目前也不知道該怎麼寫？但是，它很清楚手有「上 siong」「下 siong」，就是手臂的意思。客話用複音，多加了一個複音「siong」，這與北方也不同。

還有客家話說小孩子開始轉骨，變得較高人，或者較肥胖，因一抽高會變得較瘦，所以稱一個人「較瘦較高了」為「擲相」，一般人也不知道該怎麼寫。「ㄅ」有^ㄅ可能是拉著的「擲」，但是「siong」呢，就有可能是「手 siong」「腳 siong」的「siong」字。手臂的部分越拉越長就沒那麼大隻（就瘦了）。

像這些「手 siong」「腳 siong」都是複音，就連「屎脬」（屁股）也是。或者以「目珠」（眼睛）為例，像「目眉毛」（即眉毛），「目睫毛」（即睫毛），或「目珠窟」（眼眶）諸如此類，全都是複音，至少有二個音節以上來表示。當然這麼說，有人也認為這沒什麼了不起啊！北方話也差不多啊！除了「頭」以外，「眼睛」「手臂」也都是複音。

不過，客家話裏，所有非常口語的部分，尤其身體這一部分，是人一出生，就會學的，這樣的東西，大家絕對不會忘記。或者說，有些東西是很早就傳下來不太會改變的東西，這些大都是複音。表示這些基礎的東西都是複音字。那也就是說客家話最早可能是複音字。

再從一些別的詞來看，客家話的複音現象。比方說很多動物的名字，前面或後面都有可能加些詞，像「老虎」，前面加個「老」，當然這北方話也相同加一個「老」字，或「老鼠」，或「老鴉仔」（烏鴉），這些前面也都加了一個「老」。不過要注意喔，這個「老」字，字音與四縣說的「老人家」的「老」、「老樹」的「老」是不同音喔，這個「老」字，不見得對，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複音啊！在「虎」之前加個「老」字，就像是詞頭般將之帶出來。

另外像很多人沒想到的「蟋蟀」，我們客話說：「土狗仔」，這個「土」，也不見得就是泥土的「土」。依我之見，我認為這就如同「老虎」般，是前面的一個詞頭音而已。可以說「土狗仔」，也可以說「土剪仔」，螻蛄也稱為「土剪仔」。「土狗仔」就是「蟋蟀」。

這個「土」是一種蟲的名字，其前面加上無任何意義的詞。「土」這個音，其實這在「福佬語」也是一樣。「福佬語」說「蚯蚓」是「dò vùn」、「蟋蟀」是「dò gáu」，那「dò」，我認為不見得是「土」字，只是音相近。而「gáu」不見得是「土猴」喔！就像我們客話說「土狗仔」，也不見得是「狗」，雖然它的音與「狗」相同，不過是借用其音，以此漢字來代用。整個來說，它前面是沒有意義的詞，就是複音。

其他有很多的小動物的名詞，與北方的名詞不一樣的。差不多也是複音。比方說「蜘蛛」，我們說「la kia」，這「la kia」字怎麼寫搞不清楚，但自然而然就是這麼說。

又如「黃蝻 vông cat」，是「螳螂」，這個也一樣。「vông cat」是否就真的是「黃色」的「黃」字？我認為不見得。它就是一個複音的東西。有很多例子，我們大家可以去找，這表示了複音一般是民間口語的一個傳統。

我還可以找到更特殊的東西。比方說「河川」。我們客家語說「河壩」，其實也不見得是「壩」這個字，應該這也是複音的關係。其他很多形容性的詞，也差不多可說，漢字找不太出來的，那大概就是複音了。

比方說一個人很差勁，客話是說「恁 lám dèu」。有人用「濫」字表示。其實，它也是複音。又如說「哭」，一般客話是說「嗽眇」，這也是非常客家，非常口語的部份，用複音方式表示的。又如「隨便」，我們說「盡採」。這有可能是借用於「福佬語」，也有可能是我們本身的複音。

或者如「活該」，我們說「該死」「該暢」。這也是複音或者如「驕傲」，我們說「giuk sii」，到底是如何寫？有人說是「趨屎」，不過難有定論。不管如何，它應是複音造成的一個詞。或者如「vái lau」，意思是：像吃東西，不是真的想吃，東西拿了又不吃將之丟掉，就是「vái lau」。

像上面這些「vái lau」「giuk sii」非常口語的形容詞，用複音。或者剛剛說的「老虎」「老鼠」的「老」。「土狗仔」「土剪仔」的「土」等，這些是加在前面的複音。其實也有很多加在後面的複音，像「雞母」「貓母」「狗母」的「母」是放在後面的複音。所有的動物一般家裡養的，或者外面較大型的動物，雄性的稱「牯」，雌性則稱為「母」，這些即是從後面造成複音的一個重要元素。

說到這「母」，很有趣喔！不只是客家話這樣，在中國的西南部分的畚族等他們的語言，也都有帶有「母」。比如「貓仔」「狗仔」「貓母」「狗母」「豬仔」「豬母」。人也可以說「母」，像罵人的「懶尸母」，「癩母」，都帶有一個「母」字。甚至像

畚族的語言裡，很有趣。他們除了動物中「雌」性加「母」外，也可以在所用的工具中，較圓較大的，也可稱為「母」。像「斗笠」，我們說「笠母」，它是圓圓大大的，稱為「笠母」。或者用來舀水的杓子，稱為「杓母」，它也圓圓大大的。或者像剃東西的刀子不見得是圓圓的，因為大隻，也稱為「刀母」，所以「母」有「大」之含意。

在西南少數民族，語言上很有趣之所在，就是加了「母」，就表示是「大」之意。甚至於很大很大很大，它可以說成「母—母—母」這樣，想當然耳，若東西裝了很多很大就說成「母～母～母」，或者顏色很黃說成「黃～黃～黃」。這種語法若從語言中來看，客家話有很多與北方不同，而與南方少數民族的語言結構相同。這是在這個單元與大家談到的複音現象。

還有一個複音現象是與身體有關的，也用了許多。以下有些證明，一樣從「頭」說起。說頭的表現形式有：說人沒有精神頭低低的，稱為「頭犁犁仔」，或者頭低下去看東西，說「頭磬磬仔」。或者形容人走路頭低低的根本不看人，叫做「頭搵搵仔」。不看路一直走過去即是。這一類的，非常的多。還有探頭出去看，叫做「頭探探仔」，或者頭抬起來向上望，稱顧「頭臥臥仔」。

諸如此類「頭犁犁仔」「頭磬磬仔」「頭搵搵仔」「頭探探仔」「頭臥臥仔」，或者「頭播播仔」，這很多也是複音。即一個名詞後加了重疊的複音。接下來「手」也一樣，有「手 vò vò 仔」或者「手 yà yà 仔」。前者的意思是拿東西沒拿穩掉下去，如拿碗沒拿好打破掉，就罵說「手 vò vò 仔」。「手 yà yà 仔」，表示什麼都沒有抓到，空空的，如說人沒錢可用，也說「手 yà yà 仔」，像這種重疊的複音，是非常非常的客家。

接下來，說舌頭伸出來，叫做「舌 lē lē 仔」，或者肚子挺出來。我們說「肚挺挺仔」。或者背彎彎的，說是「背偃偃仔」。這全都是一個詞，在其背後加上重疊複音，所造成的詞。再來說「臉」，說一個人不理人的表情為「面臭臭仔」，或者「面 fè fè 仔」，說人臉歪歪的，嘴歪歪的，意思是說人的模樣不好看、不和氣、沒有善意，或者說是「面腔腔仔」，這類有很多。

「耳朵」也一樣，向說人不聽話為「耳 hio hio 仔」、「耳背背仔」「眼睛」也有，像「眼精精仔」「眼釘釘仔」「眼 ngai ngai 仔」（即不理睬人家的樣子）。相對的「目」也有，「目」就是眼睛。如「目聚聚仔」，是光線很強，讓人眼睛看不到，或是「目精精仔」。

像這些「手」「頭」「眼睛」或剛剛沒提到的「腳」一樣，都有很多，如「腳偏偏仔」「腳跛跛仔」，或看「腳草草仔」。「腳草草仔」就是長短腳，走路不正的樣子。

諸如此類身體的部分，就是將身體部分的詞放在那兒，再在其後加上重疊詞合起來，做各種不一樣的形容。

客家話中，若要與北方話拿來比較，可能很多是北方的成語詞彙，我們沒有，在沒有的情況之下，就用剛剛所說的方式去完成它所要表達的目的。這是客語與其他族群的語言不一樣之所在。當然這不只是客家，南方很多地方都有此一現象，南方少數民族也用此一方式來表達他們自己的語言，所以，很多人由此方式來看，客家話的複音現象可能是南方語言的一種特色。

像我剛剛所說「老虎」「老鼠」前面加「老」或「土狗仔」加個「土」字。在廣東這邊的壯語，壯語是廣東話的前身。廣東話有很多壯語的成分在裏面，其實壯語到現在還留下很多很奇怪的詞。像剛才所提的蟲類，之前面就加了「肚」「肚××」就是「××蟲」。亦即「肚」後面一個蟲。這就相當於我們「土狗仔」的「土」，或福佬語的「dò vùn」（蚯蚓），「dò gáu」（蟋蟀），所以，從這種現象可以看出客家話與人不同，帶有很多非常口語，有複音的部份，這是和南方少數民族的語言很多都能夠吻合的。由此或可看出話的來源是在哪裡。

下面第三單元和大家來談客家話和人不一樣的虛詞。

虛詞的意思，就是它本身沒有清楚的意義，它是一個功能性的。在一個詞彙中，放在前面，或中間或後面，將之結合起來，但它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就像上一個單元中所說的「老虎」的「老」，它沒有特別的意思，相當於北方話中的「老虎」的「老」，「老師」的「老」，「老」並不見得是很老的意思，「老鼠」也是一樣，像這樣放在前面的，就是虛詞。

客家話留下來的虛詞，並不算多。但是有心的話，你去翻找很多少數民族有很多放在前面的虛詞。差不多一類，就會有一個虛詞，不只是名詞前面會放虛詞，動作詞前面也會放虛詞。

講到此，我要提一點，學術界也有人在研究，認為像原住民的話，是「南島語」。其實他們說「南島語」的語法現象，和南方少數民族的語法現象，非常相像。那客家話若用更早的方式去推想，可能也與他們能夠吻合，意思就是說，南島語即原住民的話，其實與我們更早更古的漢語也是能吻合的，這也就是，其中虛詞的問題。

原住民的南島語，有很多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就有在前面加一個虛的東西，就是語法中所說的焦點，即重點。有了這個重點，再加上動作，加上詞，這樣一群群不一樣的詞，都有不一樣的焦點來表示。

客家語的虛詞也是差不多呢，一群的東西加一樣的虛詞，另一群可能加另一種虛詞。如剛才所提的「老×」來說，就是在「老虎」「老鼠」「老鴉」時，這群詞彙中會加上「老」。像「土狗仔」「土」「土剪仔」之「土」又是另一群不一樣的留下來。再說，上面所提的「×母」，「母」是表示它是較大、較圓的東西，或是動物中屬雌性的一群，就是「××母」，這表示說有一群這樣的詞，它後面就有一個虛的東西，它帶有一些功能性的「母」的音，將之湊起來。它的語法由此可以看出，有此虛詞的特色。

像以「×母」字來講，這樣的特色，剛好給我們證明我們是從哪裡來的？在哪裏可以接續得上。這些虛的東西，不同的族群用的絕對是不一樣。如果，和某個族群非常的相近，可能這二個族群就有某方面的關係在，所以，由此看文化，或看族群的相通性是很意思的事情。

下面我將我們客家話很常用到的虛詞，再來介紹。我前面是談「老」「母」等。當然，還有差不多各族群都會用的「阿」。

北方話，古文中早期就有用到，像「阿嬌」等，南方的族群也差不多都有用到，名詞中就有很多「阿××」「阿××」等。客家話中像稱呼人，也說「阿××」，如「阿欽仔」或「阿×妹」也都有用「阿」，可見各族群都有在用。一方面是因它最好發音。嘴巴一張開「阿」的音就出來了，所以大家都在用。但「阿」是什麼意思？沒意思。它只是放在前面的一個虛詞。

「福佬語」中「阿」不只是放在前面，也放在後面，像「桌阿」（桌子）「蚊阿」（蚊子），這也是虛詞。像這些個例子，在四縣客語則用「仔」（音ㄗㄝˇ），海陸客語則用「ㄗ」音。有些部分像興寧是發「ㄗ」音，在美濃則發「一」音。像四縣說「桌ㄗ」「凳ㄗ」，海陸說「桌ㄗ」「凳ㄗ」。同樣的東西，在別地就可能說成「桌一」「凳一」，這是後面的音不同，但不管如何，它都是一種虛的東西。沒有特別的意義，卻有其功能性。

這樣與詞合起來，則能完成前面所說的複音的現象，才可以稱呼該項東西，也才便於讀出。所以會有「ㄗ」「阿」「ㄗ」這些東西不過台灣東勢那邊的語言，它就很特殊，是不加「ㄗ」「阿」「ㄗ」的。像剛才所舉的「桌子」他們就不加「ㄗ」「ㄗ」「ㄗ」，就說「桌」，比如「一張桌子」，他們就說：「一張桌」。「一隻蚊子」，他們就說：「一隻蚊」。「一頭樹仔」，他們說：「一頭樹」。這是他們很特殊，後面不加虛詞的。由此可知，語言在各個地區仍有很大的差別，蠻難有一致性。所以今天若要談什麼話才是標準的客家話，實在很難說，沒什麼叫做標準。只能說哪種較盛行，較多人說？哪種較少人說？沒有誰說的才是一定的標準。若用所謂標準去壓制人，是不對的。對文化而言，也是不公平的。

再來談放在中間的虛詞，一個詞結構，中間無意義的東西。客家話中最會用到的又是那個「啊」字。比如華語說「突然」，客家話說「忽然間」「好好恬恬」，有時候說「動啊著」，中間這個「啊」字沒什麼意義。「動啊著」，是剛碰到。也是突然來的意思。「通啊著就……」，像說小孩子愛哭為「通啊著」就「哇哇哀」。又像有人容易生氣說「通啊著就像猴樣仔，愛食忒人」（動不動就像猴子般，像要把人給吃了）。或者如「東西拿啊來」「門打啊開」。你看「打開」就好，卻要加個「啊」。

說「打啊開來」，或說「飯食啊忒」，也加個「啊」。表示這個動作剛剛完成，所以中間加個「啊」。隨便舉例都有，表示剛剛完成。比方像我在這裡講課，「剛剛講完」，如「講啊忒外背就落大雨」，也就是剛剛完成某事，馬上到的事件就出現。又如「我信剛剛寫完電話就來了」，在講「寫完」時，會加個「啊」「寫啊好」，所以這「啊」，表示它是功能性的，不是有意義的，但是加一個功能，就表示它的動作剛剛完成。像這種虛詞，若以華語來看，則完全不同。像剛才所舉的例子：「信仔堵堵寫啊好，電話就來哩」這若用國語說成「我剛寫啊好，電話就來」，就很奇怪了，所以「啊」在北方語言中是全無的。

這種虛詞的部分，在語言中，是一個很大的特色。這種特色，可以和別種語言做比較。若有相同性，則表示這兩種語言在早期是有某種關係在其中。再舉個放在中間的例子是「góng」（住）。它大都與「上」「下」「來」「去」「出」「入」等合起來。比如說：「拉往上」、「拉往下」「看往出」「看往入」「行往出」「行往入」。本來是「行出」，它加個「往」，是表方向的意思。就是走出去。不說「行出來」，而說「行往出」表示向外面走。向裡面走，則是「行往入」。所以「往」是方向的意思。

剛剛講「拉往上」「拉往下」也是一樣，用這樣的方式中間加個「往」。這若要翻成華語怎麼翻呢？是不可以說成「拉^{ㄍㄨㄥ}上」「把東西拉^{ㄍㄨㄥ}上」，這可沒人聽得懂。當然，若照音翻，會讓人聽不懂，則表示這句話是非常「土」（道地）的話。所謂「土」話，就是很本質的話。這是客家話與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中間加的有「啊」、「往」這全部講起來也很有趣，會說這樣的話，讓人聽就覺得非常客家的客家話。一般初學者可能這些東西就沒辦法說出來，也不是很瞭解。因為它們沒什麼特別意義。他們可能會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直翻過來，像這種沒有特殊意義的，他們就可能學不到。這是放中間的「往」和「啊」。

再來看放在後面的。客家話中放在尾巴最會用到的是「到」，這個字比方說「去到台北」「行到汗流脈落」（走到滿身大汗），或者「做到手軟腳軟」或者「做到

斷烏半夜」(工作到天黑半夜)。這個「到」字。是一個動作加上一個虛的「到」字。有人就用「到奈」這個「到」字，當然是可以，但是否就是這個字？其實也很難講。它就是一個動作詞再加一個「到」。

與「到」很相像的還有「著」。像「看著」「抓著」「打著」。「跌倒」又不一樣喔，它是跌倒了。這個「著」(dò)，北方話就是「著」($\begin{smallmatrix} 出 \\ 么 \end{smallmatrix} \setminus$)的意思，其實這個「著」字應與「福佬話」說的「diò」同個字、同個詞。

我們說「著毋著」(對不對)的「著」，就是「著」(dò)。何以是「著」(cok)就是「著」(dò)啊？就是剛剛好中($\begin{smallmatrix} 出 \\ \setminus \end{smallmatrix} \setminus$)那個位置，像我們說中獎「著著一千

萬」的「著」(dò)就是剛剛好號碼對，完全對了那個號碼，所以是「著」(dò)。所以「著」(cok)和「著」(dò)，其實是相同的意思。現在一般就用「著」字。而這個字最多音了，「著作」讀「cu」「著衫褲」(穿衣服)也是這個字…「看著」「打著」也是這個字「著毋著」(對不對)也是這個字。這整個雖然音有些差異，但其意思的源頭，講起來是差不多的這是「著」，這是放在後面的。

到此為止，我前面所講放在前面的有「老」「土」，放在中間的有「啊」「看啊著」「行啊來」，還有「往」「吊往上」「行往入」「行往出」及現在的「著」。像這些虛的東西，平常講話，若客家話講得非常好的人，這類的東西可能會用的非常多。如果這些用來「毋正」(不標準)，那一聽就覺得不太像客家話本身的特質。

當然，這是非常虛，非常基本的東西，不過也有不是很虛，又無明顯的意思的，這種的虛詞。比方像「忒」，「忒」就「完」的意思，「沒了」的意思。又如「東西壞忒」或「事拿來做畀忒」(工作拿來做完)。現在都用「忒」字來表示，表示完成的意思。這相當於客家話還有一個「過」。如「做過哩」「我看過哩」，「食過哩」。這個「忒」與「過」有些相近的意思。它也是放在一個詞後面的成分。

像這類的東西還有很多，但是一般副詞，像「xx定定」(xx而已)或「當xx」「盡xx」「特別xx」，這些也都是虛的。不過，在這個單元我就先將全面虛的，全無意思的先和大家說，在下個單元再來和大家談帶一些意思，又有其功能的，其實這種情況是一個副詞。下次再和大家介紹。到目前為止，就和大家說這些虛詞，由此可看出，客家話裡前面加個虛字湊起來，就是一個複音。要不就後面加個虛字湊起來，也是複音；甚至於中間加個虛字，變成三個音節。

再回頭來複習，就非常清楚，像「阿xx」「老xx」，這是複音。

「行往上」的「往」是複音。在後面的「雞母」「狗母」也是複音。「食忒」「做

忒」「看忒」這些也是複音。

所以整個來看，介紹的這幾個單元，非常口語的部分，都是複音。我們普通說漢語，基本上是單音節。其實，這種講法是從漢字講起。漢字是一個一個單音節沒錯，但是在口語中，可能就不見得如此。也可以做個比較，這個部份就先瞭解這些。

下面和大家談的是一半實詞一半虛，半虛半實的詞。

前面的單元是說虛詞，它無特別清楚的意義，是一個功能性的。

下面和大家談的半虛半實的詞，就是華語說的「副詞」。

客家話中非常的清楚，用的也非常的多，比方說「當多」的「當」字，「當」後面可加形容的東西，它是表示程度的副詞。所以「當好」(很好)「當會」(很會、很棒)「當長」(很長)「當遠」(很遠)「當多」(很多)「當靚」(很漂亮)「當大」(很大)，全部都可用「當」。但「當」以外，也有很多，很接近的。除了「當」以外，也可說「恁」。「恁好」「恁會」「恁多」「恁大」「恁x」全部都可以用。甚至於程度差不多的，可以加「還」。「還會」「還靚」「還大」「還長」。你看「還」「當」「恁」，全都可以用。

當然，在後期借來的東西也可以拿來用，如「非常」，就是華語的「非常」，這本不是客家話，而是後期借過來用的。大家也都用的很習慣。「非常好」「非常遽」(非常快)、「非常大」「非常遠」「非常長」。全部都可以用。這屬一般程度的。

還有更深入的，就是「盡」，也就等於國語的「最」。「盡大」「盡高」「盡冷」「盡長」。「盡」也還有很多可以代用，像「極」。「極會啲」「極靚喔」「極長」「極冷」，這「極」與華語「極」相同，「非常」的意思，很高的程度就用「極」。

「恁」「當」「還」是普通的程度；「極」「盡」則是很高的程度。

客家話還有「忒」。「忒」比「盡」、比「極」又更高程度。就表示已超過一般的程度了。「忒會」「忒大」「忒肥」(太胖)「忒冷」「忒硬」，這都加了「忒」，表示它超過所有的程度，即華語的「太」，就是超過的意思，可見客家話與人相異之處。

還有更有趣的，他除了一般性以外，還可以借動作詞來用，變成爲副詞。比方「死」這個字，差不多各種語言都會拿來用。像很冷很冷就說「死冷」，「天時死冷」(天氣很冷)。或是「無命哩」加個「死」字，變成「死無命」，意思是事情做的很慘、很糟。又如「當靚」漂亮的無可比擬，就說「死靚」。像這樣，前面加個「死」，它的意思並非「死」，而是變成一個副詞的功能，帶有修飾後面形容的程度。

這種詞就是半虛半實的詞，且放在前面的詞。

還有很多客家話中半實半虛的詞，放在後面的。像疑問詞、感歎詞，其實也算半虛半實的詞。現在很多人講客家話就用華語直翻，比方「怕毋係恁呢哪！」，這個「哪」字，我常聽人說成「怕毋係恁呢吧」。這是將華語的「吧」拿來用。說實在的「怕毋係恁呢吧」。這聽起來就不像客家語。而該說「怕毋係恁呢哪」。「我想怕^mang 到哪」。要用「哪」。這「哪」說起來是虛的東西。

但是它放在句子後面，表示它代表心中的一種想法的意義在其中。又如華語的「嗎」，客家話有時候說：「係恁呢 gá」。「是這樣嗎」會說成「係恁呢 gá」，加了「gá」這個字，「gá」也是虛的東西。

但是它這裡面代表一個疑問的意思。甚至於像說「你昨晡日有來無」（你昨天有來嗎？），這個「無」，用北方話就相當於「嗎」。有時就用「無」，這個音來代表。又像「你有看著佢無？」，是「嗎」，但我們用「無」的音。這些「gá」「哪」「無」，全都是放在後面，虛的一種身分。

還有放在前面，像「看哪著人，就拔腳走」（一看到人拔腿就跑）「就…」，這個「就」，也一樣是副詞，放在動作的前面或整個句子轉換時，就會加這個「就」。例如：「佢一入啊到教室就分人罵」，或「佢一行啊出去就分人介車仔撞著」，這就是前面一個句子要轉到第二個句子時，在中間會加個「就」。就是「就」這個字，音雖不太一樣，但大體上應是可以用的。

像這些放在後面，放在前面，可以說是整個句子中功能性的。和剛剛所說副詞放在前面也是功能性的。但在功能性中，它的意義又還算很清楚，這就稱之為半虛半實的詞。這些東西可能非常多。一般人要學某一種語言時，就可能對這類的副詞，或句尾的歎詞、疑問詞要先學起來，才有辦法造句。所說的話也才會像該種語言。這算是語法中很基礎的東西。這普通說話是不會特地去學。反正，講到最尾巴自然而然就會這麼說。不過，若不認真去學，偶爾就會學到不對的句尾用詞。就像現在最常聽到的「怕毋係恁呢吧！」其實這樣下去就不像客家話了，應該說「怕毋係恁呢哪！」，而不是說「怕毋係恁呢吧！」這受國語用到「吧」，就將之整個帶進來。

這樣虛的部份，說起來也是很有趣，值得大家來學。

下面開始要和大家談客家話用漢字的問題，尤其常會寫錯的字，該如何來注意，下面來和大家談。但在談此之前，我先讓大家瞭解「漢」是什麼東西？早期大家都說住在中國北方的是漢人，南方的則是其他族群的。客家人、福佬人、廣東人，本來就是從中原北方來的。北方的漢人搬來南方生活，而語言有些變化，故有客

家人、福佬人。無論如何就只認為北方的才是漢語，南方則不是。但詳細來看，怎樣才是漢人呢？實在很難說，也有人研究，像我們前面所談的客家話有這麼多與南方的相同。其實南方人早期的東西可能與北方人並沒有差別。其實南方人也是漢人。你說，誰才是漢人？很難說。

再說，漢語也是一樣。怎樣才叫做漢語呢？你說秦朝時代說的話，是古代的漢語，也是漢語。一直到漢朝所說的話，也是一種話。可能與秦朝是不通的，但那也是漢語。從秦朝直到目前所說的話都是漢語。

所以開玩笑的說，假如孔子出來用他當時周朝的話，或山東腔的話，來和寫史記的司馬遷一起來對話，一定聽不懂。但他們兩個人說的是什麼？也是漢語。甚至於到秦朝，到民國以後，到台灣現在也一樣，將那些語言全部拿來對話，也是無法相通。但這話也是漢語。所以「漢語」也是非常虛，令人搞不清楚的內涵。「漢人」「漢語」皆非很清楚，那「漢族」也是一樣(不清楚)。怎麼說是「漢族」呢？也很難講。

有人說用 DNA 去檢查，發現「南方人」與「北方人」是不一樣的，就如此說「南方人」不是漢族，其實很難說的通。我要倒回來說「北方」才不是漢族呢！也是合理的。因為北方人中原那邊後期，都是北方阿爾泰人下來，像漢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到後來的蒙古人、滿州人進來，這些都不是漢族。可見北方有許多非漢族加進來，那更不是漢人呢。所以，你說南方不是漢人，北方不是漢人，那誰才是漢人，所以這個內涵是很模糊不清楚的。

我認為要將「漢」做個定義，最好從漢字看起。整個的「漢」都是受「漢字」在影響。所有北方人後期都漢化。何以叫做「漢化」。「漢化」就是採用漢字來記錄他們的歷史，而且用漢字來寫他們的語言，這些就叫做「漢」。所以，若從漢字來下定義就很好下定義，意思就是會使用漢字的民族，就叫做「漢族」。

懂得用漢字轉換為語言的人，就是「漢人」。而語言能用漢字來轉換的就是「漢語」。若由此談起，則可很清楚的知道什麼是「漢」，我為什麼要這麼提，因為客家話本身用的也是漢字嘛，所以「漢字」是一個能代表或證明你是否為漢人的一個重要的點。下面這個單元我就要談一般會用錯的漢字，何以會錯？又該如何來避免。

我先找一個大家用的很多的字，就是「鬥鬧熱」(湊熱鬧)的「鬥」字，福佬語、客語都用，但都用錯了，福佬人用「逗弄」的「逗」，寫作「逗鬧熱」，其實這個字根本是錯的。「鬥鬧熱」的「鬥」應該是「戰鬥」的「鬥」。即一邊一隻手，各

拿一枝棍子在鬥嘛，當然，這個字到目前來說，北方話留下的意思，就只剩「戰鬥」「二個人在鬥」「牛在鬥」。

但福佬語和客語中並不是，它除了是相鬥的意思外，另外還有「鑿空鬥榫」之意思。一個是突出來，一個是凹進去，二個可以湊起來的意思還存在。這其實可以查漢朝的「說文解字」，裡面非常的清楚，「相鬥」的「鬥」是其中一個意思，另有「遇合」之意，「遇」就是「堵著」「堵合」，二個合在一起之意。「鬥」的意思是用斧頭去削的尖尖的，再用刀去挖一個洞，再合起來。所以我們說「鬥鬧熱」的「鬥」，「打鬥敘」，(聚餐聊天)的「鬥」，或「鬥股」(合夥)的「鬥」，全部都不是打鬥的意思，而是合起來的意思。所以很清楚的，「鬥鬧熱」是你來、我也來，大家湊在一起。和「鬥股」的意思相同。所以一定要用打鬥的「鬥」字。

若以客家話來說，「逗」字是完全不用的。這個字若照反切來讀應讀「teu」，所以，「鬥鬧熱」若寫成「逗鬧熱」，則應讀「tea 鬧熱」，那就不合了。福佬話也是一樣。不過，現在大家都用的很習慣了。它若不是用「戰鬥」的「鬥」，而用「逗弄」的「逗」，就不是讀「dàu nau liət」，而應讀「dàu nau liət」才對。這個字變調後應讀「dau」才對，結果福佬人用錯，我們客家人也跟著用錯。而客家人的錯，比福佬人的錯誤更嚴重。因為這個字在客家話中是不同意思，變成「teu」(同「豆」音)，這當然是不可以的。而用在福佬語則是語調不同，但至少它的音是相近的，較無所謂。當然，我們客家會用，是因他們福佬話先如此用。所以他們錯，我們也跟著錯。

還有一個字，也很奇怪，我很早就在客家各地區發現了。就是「米篩目」的「篩」字。這也是福佬語先錯，他們寫「米苔目」用「苔」字。這根本和「米篩目」的本意，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個「苔」是濕地上長青苔的「苔」。這個「溜苔」的「苔」與「米篩目」的「篩」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福佬人用錯，大概就是想有個台字，就拿來代用，其實，福佬話的「米苔目」的「苔」與我們「米篩目」的「篩」基本上就是同一個字，即是「篩」字，華語讀做：「 $\begin{matrix} \text{尸} \\ \text{丩} \end{matrix}$ 」。

這個字古音，福佬話古音「 $\begin{matrix} \text{屮} \\ \text{彳} \\ \text{尸} \end{matrix}$ 」，讀「d、t」所以「 $\begin{matrix} \text{尸} \\ \text{丩} \end{matrix}$ 」它就讀「去」很清楚，又如「陳」 $\begin{matrix} \text{彳} \\ \text{ㄣ} \end{matrix}$ ，他們讀「 $\begin{matrix} \text{勿} \\ \text{ㄩ} \end{matrix}$ 」，又如「張」的「 $\begin{matrix} \text{屮} \\ \text{ㄣ} \end{matrix}$ 」音，他們也讀「 $\begin{matrix} \text{勿} \\ \text{ㄩ} \end{matrix}$ 」音所以，「篩」字，福佬語讀「 $\begin{matrix} \text{去} \\ \text{丩} \end{matrix}$ 」一點都不奇怪。它後面的「 $\begin{matrix} \text{尸} \\ \text{丩} \end{matrix}$ 」音，還和「篩」保留一樣。而客家話「篩」字。我們讀「 $\begin{matrix} \text{厶} \\ \text{ㄣ} \end{matrix}$ 」很清楚。

「米篩目」是什麼意思?是「篩仔」客語讀做「𠵼 ㄨㄛˊ ㄇㄨˊ」，裡面有一個個小洞，東西放在上面篩一篩，它會流下來。「米篩目」就是米製品在篩子上面搓一搓，搓出來就一節一節的東西，稱之。這個字的意思或音，和其做出來的東西完全吻合，所以應是「米篩目」，國語就讀「𠵼 ㄨㄛˊ ㄇㄨˊ」，所以這「篩」字是很清楚的。

客家地區很有趣，他們想福佬人已先用了「米苔目」這個「苔」字，擔心若寫了「篩」字，沒有人看得懂是賣什麼?所以也寫錯的「米苔目」，那客家話就讀成了「米苔目」。「溜苔」(青苔)的「苔」，則一點意思都沒有了。客家話本身有其一套很清楚的漢字系統。用錯了，以後根本就對不上，長此以往若說要付予文字化，則會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接下來仍有很多字，我陸續來說。客家話裡有有很多字和北方的音不同，後期音不同外，連意思也不同。比方說東西「bit」開來」的「bit」，民間很多是用「𠵼」字，(草字，下面畢業的「畢」字)，這是用音來造字。實在是沒有必要這麼辛苦，創了這麼難寫的字。

用華語「必需」的「必」，就是「必開來」的「必」。這個字講起來，是非常古老的字，從甲骨文中就可看出，它是將龜殼用刀去刻一個小洞，再用火烤，然後它會裂開來，裂開時會有「碰」的一聲，所以客語「拈籤卜卦，賭lin 造化」(抽籤卜卦，碰碰運氣)的「卜」字的一點，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全都可以。意思是說，看其裂開的方向，再據此論斷吉凶。「必」這個字也是這樣，它就是龜殼裂開後，方向各異的字形，因此，這個字與最初始的造字本意是符合的，實在是沒有必要再創個「𠵼」字。

再來說「賭繳」(賭博)的「繳」字，這蠻有趣的。民間有寫做「貓、狗」的「狗」字。我想這若要看其對不對很簡單的，用福佬話去比對就知道了，福佬語說「giàu」，他不是說「狗」，如果是說成「gàu」則應是「狗」，字才對。但狗怎麼賭，這個「gièu」是把東西「繳」出來之意，即是「繳納」「繳錢」的「繳」，也就是華語「繳納」的「繳」字，所以，這麼看客家話很清楚的也應該是「繳錢」的「繳」，而不是「貓狗」的「狗」。這可能是喜歡賭博的人常被罵，而狗也常被人罵，若就這樣把它湊合上去，其實真的是「狗落火𠵼」(狗腳套在取暖的竹器裡，而狗腳小，竹器大，很滑稽。借喻事物不搭調)，套錯了。

這是從福佬話的對應中，找出我們客家話用字的錯誤，從而找出正確的。再倒回來說，如果福佬話用錯的，對應在客家話上，也可馬上找出福佬話的錯誤。

像剛剛所學的「米篩目」的「篩」就是一例。

我再找一個字，「空」字。福佬話，或現在廣播電台、電視、或民間的教學，很多人都會用。如「好空」的「空」，他用「健康」的「康」。現在連華語也都用「好康」了。講起來實在是莫名其妙的事，這根本就是一個大錯。整個的錯誤，卻用的這麼流行，實在很可惜。

以客家話來說「好康」，客家人哪有這麼說的「好康」，根本就是錯，要「好空」啊。就是「空氣」的「空」字，「天空」的「空」字才對。所以，福佬語就用「好空」就好了啊！表示是很好的「一隻空」（一個洞）。相對的很多啊！「一空」「二空」「空空」「好空」都一樣是「空」字。或者形容東西一個洞一個洞的，「一空一空」，也都是這個「空」字。音義皆合，閩、客皆同。對應的非常清楚。由此可見，「好康」的「康」應該是「空」氣的「空」才對。

早期還有人用「孔子」的「孔」，那當然也是不可以的。這個「孔」字，明明是讀「孔」。福佬語也是。這個「孔」字，以前本來是表示「非常」的意思，而非「空仔」（洞）之意思。我們看三國時代的諸葛亮，他的諡號「孔明」，「孔明」是「非常明」的意思。「非常明」就是「孔明」，所以這個「孔」字，本來就不是「空仔」（洞）之意思。反而，「空氣」的「空」，它本來就是一個「空仔」，看其上面是個「穴」字，就是「洞穴」的意思。所以說，「好空」，絕對不是「健康」的「康」，也不是「孔明」的「孔」，很清楚就是「空」字。

這一部分就是用客家話和福佬話來比對，可以找出用字的錯誤，而「賭繳」的「繳」則是用福佬話來對應客氣話，找出客家話，用「狗」字的錯誤。像這一部份，其實很容易找。我們再來看一個字「做事情」的「事」和「做事」的「事」。民間的作品。因為普通說出門做很多枝微末節的事，講慣了「細」，可能就沒有想到是「事情」的事，以為「事情」，用這個「事」，在別的地方就不會再去用了，所以很多人就分開來寫「事情」，「做細」。「細」實在是錯誤的。你若寫「做細」，意思是不一樣的喔！你要做大的呢？還是做小的呢？這意思也就是說「事」有二讀，可以讀「sii」，也可以讀「se」。

客家話有很多可以證明。比方說「世界」的「世」可以讀「sii」，也可以讀「se」，說「前世無修」就是讀「se」、「世界」就讀「sii」所以「sii」和「se」，一個「ii」「e」這和剛剛的「事」和「細」一樣，這是二個音，一個較古老，一個較後期。再舉例來看，「靠勢」「當有勢頭」的「勢」，和「南勢」「北勢」「勢力」的「勢」也一樣，一個讀「se」，一個讀「sii」。所以表示它這個字音，本來就可以讀「sii」「se」，所以「做事」就是「zo se」。（做事）

福佬話「dai zi」的「dai」，也一樣是「事情」的「事」，讀「dai」。是比較古早的音。這與剛剛「米苔目」的「苔」一樣，「米篩目」的「篩」，古音是讀「dai」，就是「篩子」的「篩」，「尸」讀「ㄉ」，所以，在這裡「事情」的「事」，它也要讀「ㄉ」音，這根本就是同音的變化啊！

「事情」的「事」，「ㄨ」讀「ㄉ」，所以「古音」和「今音」來合，是二種不同的音。客家話也是一樣，一個讀「sii」，一個讀「se」。福佬話一個讀「dai」，一個讀「su」。都一樣有二音。一個是現代音，一個是古音。用這樣來表示比較現代音的就讀「sii」，比較口語、比較古老的就讀「se」。所以「做事」讀「se」，「事情」讀「sii」，而福佬較口語則讀「dai zi」，而較文讀則是讀「su」。這樣一比較就知道「事」是二讀，不必再用別的字。現在的福佬語我看是用「代誌」，這是用同音字來代用。實在說這樣的用法，將其本來的「漢」字，整個弄亂掉了，非常的可惜。

實在來說，福佬語和客家話，現在從研究看起來，它們是從很古老的北方南方都一樣在用的詞，並流傳下來。若說它是「漢」，就是「漢」啊！若說它不是「漢」，以南方的特色來看，也可以。你若說它不是「漢」，那北方也都不是「漢」。

由此觀點，我覺得客家語也好，福佬話也好，其實從早期漢語寫下來的典籍，用客語或福佬語反而容易去瞭解；用北方話，國語等官話系統，反而沒辦法瞭解或不易吻合。也就是說這些文化的財產，用我們客家話反而比國語還要容易解釋，並使用它。

我再舉個例子，「走」字。現在華語說「走馬看花」，說實在的若去瞭解「走」這個字，和國語比較，完全不同意思。國語的「走」，是慢慢走，是「行」的意思。「馬，這樣一直去看花」，這沒意思啊，牠慢慢的走，什麼花都看得清楚。這和華語「走馬看花」的意思完全不合。這個「走」，若用客家語或福佬語來解釋，反而較合。「走」，客語是「跑步」的意思。這個「走」，查古字就是一隻手在前，一隻手在後。拔腿跑得很快的意思，所以，「走馬看花」就是「跑馬」的意思。也就是馬跑得很快，看不清楚的意思。

像這樣，古時候的典籍用客家話去瞭解，才會清楚，用國語則完全無法吻合。這就是漢字舊時基礎的音，與客家話和福佬話有很多是吻合的。可惜的是：音變太多以後，後期的人不瞭解，而不知要將漢字和音合在一起，卻亂造字。本來有的呢，卻造出很奇怪的字，殊為可惜。這樣的部份，我想在下個單元，再找些來與大家談，這個單元就先到此為止。

接下來的單元，一樣談錯的漢字問題。不過要和大家談比較多的是形容的用字。前面提的是一般性的。形容的東西很怪喔。客家話裡很多，它用的字的範圍，和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北方話就不太一樣。比方說：「烏」就不能寫「黑」這個字，「黑」客語讀「het」，是「入聲字」，福佬話也一樣「ㄅ」就是「烏」字。若用聲調來比對就很清楚。其實對漢字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瞭解它的聲調是什麼？國語說「烏」「ㄨ」是陰平，第一個調。四縣說：「vú」，是第一調。海陸說「vù」，也是第一個調。福佬語說：「ㄅ」，全部都是陰平。所以這個字一定是「烏」。「烏影」（黑影）的「烏」，「烏人仔」的「烏」，但不是「黑」。像「黑人牙膏」，本來要寫「烏人牙膏」，而不是「黑人牙膏」。「黑人」則讀做「het 人」，這是從聲調中瞭解，哪個字才是合理的，才是對的。

還有像「闊」這個字，我的意思是「當闊」（很寬）「當狹」（很窄），「闊」是很遼闊的意思。普通說「長」和「寬」，我們說「長幾多」「闊幾多」。「寬」這個字，也是用「闊」字來表示。我們沒有說「長幾多、寬幾多」。「fat」就是「闊」字，一個「活」，再一個「門」，這個音呢，有人可能讀成「kuat」，像東勢人就讀「kuat」，讀「k」或「h」，這是客家不同地區的一個讀法方式，比方說「客語」的「客」。廣東這邊的人就說「h」，讀「hak」。但在閩西，則讀「kak」又像「衫褲」的「褲」，我們讀「fu」，他們讀「ku」。又如「山坑」的「坑」，我們讀「háng」，他們讀「káng」。一個讀「k」，一個讀「h」。本來讀「k」，但假如它後面加個「u」，即「ku」時，在廣東又變成「hu」，那麼說成客家語會變成「f」，所以本來是「kuat」，就讀成「fat」。「當 kuat」，就變成「當 fat」。

又如「圓環」（yen fan），「圓環」「yen kuan」，「ku」變成「hu」，「hu」又變成「f」。這是字音，有較古老的和較現代之間會有的變化，所以「fat」字不用寫「寬」。「寬」雖然在客家語裡還是有用。但它不是用在「長」與「寬」。用在哪裡呢？用在代表一個比較抽象的東西。如：「你今晡日心有較寬無？」，它是代表心理時，才用「寬」這個字。但若表示一個長度單位時，它是用「闊」字。這是用法上「寬」與「闊」的差異。

「當闊」（很寬）相對應「當 hap」（很窄）「hap」就是『合作』的「合」。意思是「侷侷等」（即擠擠在一起，或關在一起）。它不是用「窄」這個字。客家語可說完全沒有用「窄」這個字。意義不同，用詞也不一樣。還有很多這種對比且內涵不一樣的詞。

如「非常介細」，「細」不是用「小」。「小」是讀「sèu」，所以，「小朋友」是說「sèu 朋友」。其實這個「小」字，與「少佢幾多錢」（欠他多少錢）的「少」，是同音、同字。但「細」就不能用「小」字。所以說「細漢」「大漢」「細人仔」（小孩子）用「細」字。「東西還恁細」（東西還這麼子）也不能寫成「東西還恁小」，這

樣就變成「東西這麼少」的意思了。這二種意思是不同的。所以，「細」和「小」也是常混淆用，其實它的內涵是不同的。

從「細」這個字，引出「幼」這個字。也可以瞭解：國語「很細」的「細」，但這個字，客家話的意思是「很小」。而國語「細」字的意思，用客家話表達時，就要用「細」字。就是華語「幼年」的「幼」。「幼」就是「很細」。比如說，米糠有分「幼糠」和「粗糠」。「粗」的相對應就是「幼」。在這裡就是華語「細」的意思。糠，也有「幼糠」和「粗糠」。「麼該東西裝畀較幼兜仔」，意思就是「什東西弄給它更細些」。

國語的「細」，相當於客家話的「幼」，國語的「小」，相當於客家話的「細」，這之間的用法，要用轉換的，才可以。要不然會混淆了。這是形容的詞，很多例子中的一部份。

再來看，我們說「鬧熱」（熱鬧），這個詞國語意思是「熱鬧」，剛好相反。將形容人的詞，放在後面，這是南方語言的一個特色。就像我們說「狗母」「貓母」，「貓公」，國語是說「母狗」「母貓」「公貓」。可見國語是「母」和「公」放在前面，而客家話卻將「母」和「公」放在後面，這是國、客語形容的方式剛好相反的。而這種將形容的詞放在後面，福佬語也是一樣。「鬧熱」與「貓母」「貓公」一樣，它的重點是「鬧」，而「熱」是形容的，所以將「鬧」放在前面，而「熱」放在後面。而北方話，可能就相反，是「熱鬧」，將「鬧」這個形容詞放在前面，形容後面的「鬧」。

還有我們說「很熱鬧」，叫做「鬧熱煎煎」。很剛好福佬語是說「鬧熱滾滾」。很有趣呢？他們用「滾滾」，我們用「煎煎」，兩個對應得很好。而福佬語也是用「鬧熱」，不是用「熱鬧」，「熱鬧」是北方話。「滾滾」「煎煎」相對應得非常清楚。這樣的表達方式，是南方語言的形式。不管是藏族、苗族或傣族的語言，它的形容詞全都是放在後面，而被形容的詞則放在前面。比方說「三個人」，北方話說「三人」，而他們是說「人三」，「三」是形容「人」，就放在後面。又如「黃花」，南方就說「花黃」。

而目前我們客家話，有些是北方的，有些是南方的，混混在一起。這是正常的現象啦。本來在東南的漢語就是這樣，它有部分是南方的，有部分是北方的，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語言。但可以去找、去對。有哪些是從北方來的？又哪些是從南方來的。

我們說「鬧熱」「鬧熱煎煎」，而不是「鬧熱滾滾」，可是我看有些客家記者在寫客家地區的事情時，明明就是「鬧熱煎煎」，卻寫成「鬧熱滾滾」，我認為這是不

合理的。就像前面提到的「米篩目」就寫「篩」字就好，根本就不必用「苔」字。又像「好空」，就不要寫「好康」。這樣令人覺得尷尬。

意思就是說：既然有正確的字，就該用那個字，沒有必要借用別人的錯字。

還有一個形容的特色，如「當惡」。客語「惡」，就是華語「很兇」的意思。客語沒有用「兇」字，客語說一個人很兇，是「當惡」，並不說「當兇」。若說「當兇」時，「兇」是什麼意思呢？是說吃東西時一下子搶光光、吃光光。這個「兇」字很有趣。若看早期漢語的典籍，「兇」是「饑荒」的意思。孟子一書中寫得很清楚。梁國的君王，很照顧老百姓，「河東兇，移其民於河西；河西兇，移其民於河東」。意思就是：河東這邊若鬧饑荒(兇年)，就把老百姓移到河西，反之，河西饑荒，就把百姓移到河東。所以，這個「兇」字，是「鬧饑荒」，沒有東西好吃的意思。因為沒有東西好吃，所以，一有東西時就會去搶，可見客家話留存的是很古老的意思。說人「恁兇」，是說吃東西時搶東西之意。不是用「很惡」這個字。而說人「很兇惡」，是用「惡」這個字，由此可見「當兇」的「兇」，還保留著很古老的意思，與北方話「兇惡」的「兇」意義是不一樣的。

由此可見，客家語用的詞，有很多和古代的話，有很多很吻合，反而無法與後期的吻合，你看，前面所提到的這幾個字都是很古老的喔，如「走」，是跑很快的意思，而不是現在華語慢慢走的意思。

如「烏」(形容黑)，不是「黑」這個字。「惡」「兇」「鬥」，這些都是保留很古的意思。而這些字是古代南方留下來，但北方使用到後期卻變了意思。不過，北方早期的典籍，卻仍說記載著清清楚楚其本意。我們用客家話去比對，就可發現其正確性，這表示客家話有很多很口語的部份，是南方這邊，一直流傳到我們，一代傳一代。

但是，以前沒有文字，沒有注意到，到了後期，整個用北方的漢字來對時，一一可以對得出來，並發現有些意思已經不一樣子。像「闊」和「寬」，「合」和「窄」。但若以字而言，還是可以和古代的對得上。有人說這表示客家人是很早以前從北方下來的，而留下這些東西。但我們看，現在研究客家是何時從中原遷徙到南方的？一般是說晉朝時，也就是漢以後的事情，但我剛剛所提到的那些詞和秦始皇以前，漢以前的典籍還可以比對得上。

可見，若說客家人是漢以後從中原搬遷下來的，可能不太合理。若是這樣的話，應該北方話在那時候就已變了，就已不用這些詞了。可是客家話卻仍保留到現在，要如何解釋呢？應該說，客家語是很古早以前就從南方流傳下來的。因為之前沒用文字去對，後來用文字去對了，才發現原來客家語有多和北方很古早的意

思還能吻合。這也就是說北方的漢文和南方的漢文，早期根本是一樣的。是在後期才各有變化，南方沒有用文字寫，而北方有文字，所以，後期才需要這樣去比對。

我想形容的部份，就由此去瞭解文化的來源問題

下面最後的單元一樣和大家談漢字的問題，但是是動作詞的漢字。提供幾個較有趣的。藉此機會來瞭解客家話和漢字之間，或是和時代之間所產出的問題做個分析。

就從有趣的「食」字說起，『食』華語用「吃」，「吃飯」的「吃」，福佬人用「呷飯」的「呷」。我常會想這三個字的本意，很怪呢!福佬人用的「呷」字，若讀客家話應讀「hap」，就是「發 hap」(哮喘)的「hap」。不知道為什麼福佬語會用「呷」字?實在說「zia 飯」的「zia」，就是「食物」的「食」。同樣的字，他們就用錯，用了「呷」字。一樣的，國語用「吃飯」的「吃」字，也不知是何緣故!會用到「吃」字?「吃」字，客家語應該讀「kit」。

說人「吃吃袞笑」，這北方話仍有保留下來，也說「吃吃的笑」，我常開玩笑說，怎麼這麼好玩!北方人邊吃東西時邊笑，所以說「吃吃的笑」。而福佬人用「呷」，是邊咳邊吃。這就是說「字」和「音」之間要去比對，若用錯了很麻煩。

這也不是說只有福佬語，國語才有這樣的問題，客家語也一樣，本身也是有很多字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也會用錯，甚至於有使用得好壞問題。我們就用大家最熟悉常用錯，也是爭論最多的「來 liau」的「liau」字為例。這個字，可以說是動作嘛。到你家閒談或休息，都是「liau」的意思。

我們客家是沒有說「休息」「閒談」的，這都是北方話。那該如何寫呢?早期民間用廣東人用的「男女男」字。

ㄋ

但這個字在北方話，讀成「一 v」，意思是:糾纏，二個男生糾纏一個女生。這

么

麼說，客家話與其原本的「糾纏」本意，根本是不合的，那用這個字也是麻煩。

一查字典，發現怪了，怎麼以前的客家人得空就叫人來家裡「糾纏」呢?那還得了?所以，用「男女男」字，不妥的原因，就在這裡。因為該字的「字眼」(字詞所含的意義)，就是「糾纏」，根本就不是去「閒談」或「坐 liau」(坐下來休息)的意思。故此字不宜使用。

那該用哪個字呢?也蠻難的。有人說用借音字「料理」的「料」，若以音來說，是

完全的吻合，但意義上完全無關。也有人用「聊天」的「聊」，但這個字不讀「liau」，而是讀「liäu」，聲調不同啊！也是不太吻合，近期，我看很多人用「僚」字，這可能好些，這個字有些「娛樂」「表演」「談天、休息」的意思，音也是讀「liäu」。有很多台灣以外的客家地區，也用這個字。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有些字我們使用後覺得不妥的，若不注意，也是不好。還有很多本來就有字，而怎麼想都想不到，卻拿到的字來代用，這是非常可惜的，這一二年發現幾個有趣的字，一般人可能沒有注意到，我們說「gám 人食東西」的「gám」（勉強），比方說人家不想喝酒硬要他喝，這「gám」是哪個字呢？一般人可能沒有想到就是「監獄」「監察院」的「監」字。這個字有二讀：「gám」和「gam」。

客家話中讀二讀的字很多喔！比方「tín 動」（動的）「túng」，也可讀「運動」的「tung」。「附近」的「kiun」，也讀「恁近」（很近）的「kiún」。「gám 人食」什麼意思呢？你看那字形，這邊一隻眼睛，那邊一個人，在看著盛水的器皿，就是「gám」字，所以「gám 人食」意思就是：你在我前面，我看著你把東西吃完，可見是這個字，不必他求。

另外「hón 水」（放水）的「hón」字，比如：水槽裡滿滿的水，將它放掉。也不容易想到該用哪個字？其實這個字就是「天旱」（乾旱）的「旱」字。天乾旱時，沒半滴水，整個乾乾的，就用此形容的意思，變成一個動作詞，是動詞引申將水放的乾乾淨淨，就是「旱水」，這很有意思。只是平常沒有注意到。它本來就有的字，它和北方的用法不一樣。北方是根本沒有「hón 水」這個詞，而我們客家話還保留著。去比對一看，就是「天旱」的「旱」字。這是動作詞，從形容那邊轉變過來的，蠻有意思的。

還有一個常用的動作詞。「cá 數」的「cá」，「cá」是「奢」字沒有問題。「算數」「奢數」的「數」，就是「數目」的「數」，它讀「sii」也讀「su」，二個讀音，這和「梳頭」「梳子」的「梳」一樣，也和「酸醋」的「醋」，一樣有二個讀音。

從這些動詞可以瞭解，有很多可以從「形容詞」或「名詞」轉變過來。好好的去瞭解，應該可以找到其本字，而不需要都用造字的。

我想整個的單元，差不多就講到這裡，整個單元是以客家語的特徵詞，特殊詞與別人不同的，來和大家談文化的問題或客家歷史的問題。

倒回來再複習一下，前面的特徵詞從「豬接杓」開始，一直「鹹菜型」「七層塔」，是以名詞為第一單元來和大家談。

第二部份是和大家談:和身體有關的複音詞，提了蠻多的複音詞，也談了重疊詞，如「烏 du du」仔，「手地地」仔「腳偏偏」仔，這些。

第三部份和大家談的是虛詞，也就是放在句子前面，中間或後面，並沒有意義的詞，像「阿xx」「阿xx」，或「行往上」的「往」，或「看啊去」的「啊」，或「大母粒」的「母」，「狗母」的母，這都是虛詞。

再來和大家談半虛半實的副詞，我們說:「盡xx」「盡靚」的「盡」，「特好」的「特」，「恁好」的「恁」，「死靚」「死會」的「死」，這都是半虛半實的程度副詞。

再來，我還將句尾的「xx哪」「xx無」也放在這裡和大家談。

最後的三個單元是和大家談漢字使用的問題，前面先提一般常用的易錯的漢字，像「鬥鬧熱」的「鬥」，「好空」的「空」，將之與福佬語比對著看，就知道哪個對?哪個錯?

這基本的談完，又談形容詞的一些問題，如「鬧熱煎煎」「闊」「合」等。這形容的部份也有很多錯誤。也就是說這個部份所用的詞和北方的詞的內涵，有廣義、狹義之別，不太一樣。如說「當闊」是代表「寬」的意思，並不是用「寬」字。最後和大家談動作詞，也就是說有些是從形容詞轉變過來的，並談及用字本來就有字的，卻用錯。

我想，以上整個是以客家特殊與別人不一樣的，來和大家做個解釋，讓大家藉此機會來瞭解客家話的特殊詞是什麼?希望學了這些以後，會知道客家話還有許多與別人不同之處。而這不同處，是從何而來?我約略有和大家說是從南方不一樣的語言傳來的，這樣可能會對客家語、客家文化會有初步的瞭解。